

# 情在蓝天 寄碧野

郭华

自从认识蓝天野,我就特别佩服他能说地道的家乡话。他告诉我虽然他一岁的时候就到了北京,但在四世同堂的大家庭里,亲属之间都说饶阳话,饶阳话便成了他的“童子功”。我知道,饶阳话也成了他和家乡这片土地的脐带。

1999年农历正月十二,衡水市两会期间组织了一场晚会,我到北京请来了蓝天野。虽然他是衡水人,但这是他第一次走进衡水城区。我请他表演一个节目,他说:“那种背诵两句台词献给了名剧艺术,我实在做不来。这样吧,我上台说几句话,把我画的一幅《雄鹰图》送给家乡。”那天晚上,他那浓浓的饶阳乡音和那大气磅礴的《雄鹰图》,成了晚会的亮点。从此,只要是衡水的文化活动,他有求必应。

我们在一起聊天,海阔天空。聊起他刚刚参加革命时,到北京西郊给地下党送情报。我实在想象不出你送情报是怎样的装束和形象,他开心地笑起来。他没有一丝一毫知名艺术家的架子,不论谁同他打招呼,他都报以慈祥的微笑。

晚年,他喜欢上两件事,一是作画。他年轻时曾入北平艺术专修学校学画,后来却把一辈子奉献给了话剧艺术,退休后再得以再圆年轻时的梦想,并成为李苦禅先生的弟子。另一件是收藏观赏石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蒋子龙

# “天坑”与“地缝”

到“地缝”,要穿过羊水河峡谷,途经天龙、青龙与黑龙三座“天桥”,即非人工建造,而是天然生成的三座巨型石桥。其中,青龙桥之高、石板巨石之厚,均为世界之最。

武陵因武龙山而得名,其山“逶迤如龙,下有空洞”。因与广西一地同名,1380年,改“龙”为“隆”,寓意兴隆,但当地人习惯取名还喜欢用“龙”字。天龙桥、青龙桥与黑龙桥蜿蜒排开,遮空蔽日,龙气森然。正如长白山上的老山参旁边总会有蟒蛇盘踞一样,古时,武陵被茂密的原始森林所覆盖,在天生三桥上,据说终年有老虎守护。每到夜色降临,老虎对着“天坑”方向的万丈深沟,嘶声吼叫,山林震荡,百兽变色。因此,武陵人尊老虎为“山王菩萨”,礼敬有加,感谢他们千百年来为武陵护住了大自然的馈赠。至今,青龙桥头还住着两户农民,代替老虎守护“天坑”与“天桥”,被尊称为“虎民”。

“地缝”则愈加神奇了,真像地球活生生在这儿裂开了一道大缝。人在极度惭愧时会说“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”。真钻进武陵的“地缝”,却别有洞天,美妙无比。里面布满珍珠般的小湖泊,串起这些珍珠的则是一条条明河、暗河,或在石下潜流,或在脚边汨汨急奔。由

此,发现了目前世界上唯一的冲蚀型天坑“后天坑”,典型的喀斯特地貌景观“龙水峡地缝”、辉煌壮丽的地下奇观“芙蓉洞”和“芙蓉江大峡谷”等集“险、绝、雄、奇”于一体的自然胜境。

好地方如此之多,如集中,全仗造化所赐,老天钟爱。所以,武陵喀斯特被列入世界自然遗产名录。

所谓“天”,就是大自然,为宇宙万物之主宰。“天坑”就是它的杰作,抑或是大自然的一种暗示、一个标志也未可知。武陵地貌八分为山,群峰森列,岗峦叠嶂,加之深度溶蚀形成一条条巨大的槽谷,沟壑纵横,伏流交错……然而,来到武陵东北方,这一切坚硬生地突然在眼前消失了,或者说,将武陵的一大片壮美景色,陡然拽到了地下。这就是大名鼎鼎的“天坑”。

此“坑”绝非一般的“山塌地陷”可比。坑壁深千丈,如刀削斧砍,线条粗豪,却色彩斑斓。野花张扬,间有小鸟飞出,横空盘旋……待下到坑底,完全像进了另一个世界,白云在坑口浮荡,四周一片静谧,坑内生长着原始植物,草深苔绿,急流深潭。坑中有坑,坑外套坑,其境如诗如画,如幻如梦。

名为“天坑”,实乃仙境。从“天坑”

接一个,最长的九公里,连接隧洞的还有许多桥梁,真正暴露在阳光下的路段,反倒成了可长可短、或有或无的点缀。每个洞口都题有贴切而别致的名号,其形状有别,风光各异,或高或险,或平或陡,洞内灯光闪烁,或明或暗,或红或绿……在这种神秘的光怪陆离中,听着关于武陵的故事,便益发觉得有趣。

此地靠近古代的“夜郎国”,后来,成为黔渝接合部。当地百姓常因边界发生争执,纠纷不断,事端频频。有个聪明的知州承袭,让两边各选一县,背上相同重量的巨石,从各自的县衙出发,相向而奔。谁跑得更快,谁那边的领土就会多一些,在两个壮汉的会合处,立一座界碑,即知州亲笔题名“黔蜀门屏”。凭各自的脚力争地盘,大家心服口服。看来,神秘之地,的确出高人。

地球的北纬30度线,贯穿了古埃及、古巴比伦、古印度与古代中国四大古老的文明地区,又充满今人无法解释的魔幻色彩,此线辐射百慕大三角区、埃及金字塔、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玛峰以及最深的马里亚纳海沟。横跨中国的北纬30度线,则辐射黄河、长江、三星堆与张家界……武陵也在这条线上。因

若想让每次旅行都有所收获,出发前设计自己的心态很重要,就像看小品准备笑、看悲剧准备哭一样。我的习惯是,看人造景致,持一种审慎乃至俯瞰的心态,能让自己保持冷静与客观,或可举一反三,得到启迪;去看自然奇观,则抱持朝拜的心境,方能充分感受大自然的神妙,被震撼,被教化,被陶醉,最终净化灵魂,提升精神。

就是带着这样的心态,去重庆武陵观赏“天坑”与“地缝”,准备钻天入地,做一回“土行孙”,经历一次神仙游。

现代人“钻天”并不难,坐宇宙飞船是“钻天”,乘飞机也是“钻天”,以前去武陵需要翻山越岭、穿云破雾,也是从“天上”走,途中有个著名的驿站就叫“钻天铺”。现在,一踏上赴武陵的高速公路,即刻便进入“地心之旅”,有近七成的路段是在地下穿行。隧道一个

打好基础,步步精进。赶到“不惑之年”才崭露头角,一个人的事业、婚姻已基本定型,该挣的钱、应享受的快乐,都比年少成名减少了许多。古人笃信“大器晚成”,显然,鲁迅先生即是如此。不过,对于成名早晚,他毫不计较。

鲁迅先生出身书香门第,家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,从小,他就进入了“三味书屋”攻读。旧时的“私塾”,教儒学经典,也传授唐诗宋词,很遗憾,“私塾”并不触及英语、物理与地理等“洋学”,成天都泡在语文当中。

留学日本时,他曾跟随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攻读“国学”,课余,则尝试翻译域外文学作品。这种文学熏陶,为鲁迅先生日后的写作,提供了专业性铺垫。

少年时期,他家道中落,母亲无法担负读书所需的费用。鲁迅考进了不需要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。一年后,又转到了矿务铁路学堂,涉足采矿。1902年毕业后,他获得公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,先是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,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。直到1906年1月,因课间观看日俄战争片受到刺激,决定弃医从文。从少年到青年时期,他对军事、采矿、日语与文学等,苦苦追求,一丝不苟,大大拓宽了自己的

知识眼界。

从生活储备来看,鲁迅先生也具备长期写作的底气。小时候,他目睹了祖父因科场作弊入狱、父亲身患重病等事。稍大一点,便整天出入于当铺,以谋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。此外,还曾目睹了家族内部的无情倾轧。

从日本回国后,鲁迅先生做过中学教员、中学校长、教育部部员、大学教授以及业余杂志编辑等等,对各个行当都有一定了解,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人性,也有深刻的洞察。据萧红回忆,鲁迅的生活习惯是深夜读书、写作,早晨家人起床做事,上学,他即睡觉,直到中午,才起来跟大家一起吃饭,借用鲁迅的话是“早晨从中午开始”。

一个人,在文学上成名早,很幸运。不过,成名早,又需对被“捧杀”抱有足够的警惕。该下的功夫,一点也不漏,只有这样,已有的名声才可能延续。不要忘了,现实生活中的“仲永”,总会令人惋惜、遗憾。

反过来说,成名晚的人,由于艺术准备充分,又具备明显的忧患意识,他们在某方面的爆发力与创造性,往往更深入、更能持久。比如,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的苏洵,作家鲁迅、张洁等,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吧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# “大器”何时成

游宇明

鲁迅先生到底留下了多少文字,至今是个谜。有人电脑检索《鲁迅全集》的篇幅,得出298.5万字。不过,有人说是700万字,也有人说是800多万字,还有人认为,包括书信、日记在内,足有上千万字。

无论哪种更贴近实际,鲁迅先生一生写下的作品,都是一个巨大数字。他生活的年代,电脑尚未问世,写稿都是用钢笔或毛笔,一个字、一个字地誊正,再寄送到报刊。

其实,鲁迅先生的写作开始很晚。1918年,才在钱玄同的一再催促下,写了一篇属于“还人情”性质的白话小说《狂人日记》,交给《新青年》发表。没想到,居然一炮打响,其时,他已经37岁,属于标准的“中年大叔”。

细想,任何人都需要鼓励,初出茅庐的鲁迅先生也不例外。有了首次的卓越战绩,自此“一发而不可收”,小说、散文、散文诗、随笔、杂文与旧体诗一起来,名气越来越大,短短数年间,就获得了广泛影响力。由于1936年早逝,他一生真正的文学创作,仅延续了短短的18年。

平心而论,鲁迅先生不属于“会来事儿”的一类。总有人认为,文学创作应该早一点,抓住二十来岁甚至更年轻的时候,及早出名,这才能

打好基础,步步精进。赶到“不惑之年”才崭露头角,一个人的事业、婚姻已基本定型,该挣的钱、应享受的快乐,都比年少成名减少了许多。古人笃信“大器晚成”,显然,鲁迅先生即是如此。不过,对于成名早晚,他毫不计较。

鲁迅先生出身书香门第,家庭非常重视文化教育,从小,他就进入了“三味书屋”攻读。旧时的“私塾”,教儒学经典,也传授唐诗宋词,很遗憾,“私塾”并不触及英语、物理与地理等“洋学”,成天都泡在语文当中。

留学日本时,他曾跟随著名学者章太炎先生攻读“国学”,课余,则尝试翻译域外文学作品。这种文学熏陶,为鲁迅先生日后的写作,提供了专业性铺垫。

少年时期,他家道中落,母亲无法担负读书所需的费用。鲁迅考进了不需要学费的江南水师学堂。一年后,又转到了矿务铁路学堂,涉足采矿。1902年毕业后,他获得公费赴日本留学的机会,先是在东京的弘文学院补习日文,1904年入仙台医学专门学校读书。直到1906年1月,因课间观看日俄战争片受到刺激,决定弃医从文。从少年到青年时期,他对军事、采矿、日语与文学等,苦苦追求,一丝不苟,大大拓宽了自己的

知识眼界。

从生活储备来看,鲁迅先生也具备长期写作的底气。小时候,他目睹了祖父因科场作弊入狱、父亲身患重病等事。稍大一点,便整天出入于当铺,以谋取最低限度的生活费。此外,还曾目睹了家族内部的无情倾轧。

从日本回国后,鲁迅先生做过中学教员、中学校长、教育部部员、大学教授以及业余杂志编辑等等,对各个行当都有一定了解,对社会各阶层人物的人性,也有深刻的洞察。据萧红回忆,鲁迅的生活习惯是深夜读书、写作,早晨家人起床做事,上学,他即睡觉,直到中午,才起来跟大家一起吃饭,借用鲁迅的话是“早晨从中午开始”。

一个人,在文学上成名早,很幸运。不过,成名早,又需对被“捧杀”抱有足够的警惕。该下的功夫,一点也不漏,只有这样,已有的名声才可能延续。不要忘了,现实生活中的“仲永”,总会令人惋惜、遗憾。

反过来说,成名晚的人,由于艺术准备充分,又具备明显的忧患意识,他们在某方面的爆发力与创造性,往往更深入、更能持久。比如,名列“唐宋八大家”的苏洵,作家鲁迅、张洁等,都是非常典型的例子吧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# 枣酒之外

耿晓丽

太行深处,阜平有地利之便,俗称“大枣之乡”。抗战时期,满树红枣居然变成了百姓支援前线的口粮。一颗大枣,解渴又充饥,激发战士们们的斗志,总能赢得战场上的好消息。聂荣臻给老乡送枣的故事,更把军民情深融于心底。那些年,成片、满沟、遍山的枣树,衍生为守候热土的卫士。如今,一树树、一挂挂的枣花芳香四溢,不仅是养蜂人追赶幸福生活的捷径,更是当地把特色产业推向山外的坦途。

王安石恋人,曾专门写过《枣赋》:“种桃昔所传,种枣予所欲。在实为美果,论材又良木……”美国诗人罗伯特也在太平洋对面感叹道:“无论何时何地,家永远是向游子敞开门的地方。”

“苔花如米小,也学牡丹开。”恰是阜平枣花的淳朴情调。红枣成熟,成串缀满枝头,如红色的玛瑙,在阳光下闪烁光芒,挂起好日子各种梦想。很多人常在枣树下,读书看报,笑谈消遣。收获时节,又弥漫起厚重的枣影与丰硕的情怀了。

红枣成酒之后,的确与众不同,而且气度非凡。枣酒天生甜而不腻、清香爽口,回味悠远,给

人以余味无穷的味觉享受与心意舒展。即使身边珍存了众多美酒,也总会毫不犹豫地捧出太行枣酒。

最令人惊讶的是,酒后满口留香,饮客个个儿才情勃发、思绪飞扬。倘若有缘,就该一品阜平的太行枣酒,杯中深意,只有多情多才的人,才能感悟到。酷似苏轼享用桂酒,他写道:“收拾小山藏社瓮,招呼明月到芳樽。酒材已遣门生致,菜把仍叨地主恩。”其实,酒与深壶浅盏,不过是助兴遣怀的道具,更细腻的还是人心,桂酒与枣酒,都能招来诗情画意,都能重塑或失情或得意的自我吧。

枣酒满杯,却不醉人。可惜,酒不醉人,人自醉。显然,最要紧的并非李太白那种“烹羊宰牛且为乐,会须一饮三百杯”的豪情,而应像曹操那样,不但可以“对酒当歌”,还须悟到“人生几何”的哲理。

老家阜平,可引出无数个话题,殊不知,仅赞美还远远不够。比如,那几杯枣酒,高兴了,喝一点,当然有趣;但最珍贵的那一层情感,恰在枣酒之外呀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感染力的声音。他说上半年住了一次医院。我告诉蓝老是代表家乡父老,祝贺他荣获“七一勋章”。老人连声说:“这个分量太重了。”接下来我问他知道华北局城工部吗?老人不假思索,大声回答:“当然知道,那是我们的上级领导!”“那你是通过城工部转到解放区的吗?”“对呀!当时城工部在泊头。”我说:“这是我今天的第二件事,就是想请教您,您是如何从北平去泊头的。”老人说当时坐火车先到天津,住了两天,“坐火车到唐官屯。因为过了唐官屯就是解放区了,所以火车只通到唐官屯。老人说到这里突然提高了声调:“下一站你就更加熟悉了!”“哪里?”“沧州哇!”老人笑了起来。“在沧州住了两天,学习了有关纪律要求,还做了一件事,就是改名字。因为当时平津还没有解放,为了安全起见,大家都改了名字。你在沧州工作时,我几次想去沧州看看,没有去成,所以也没有机会告诉你,蓝天野的名字就是在沧州改的。”

接下来老人告诉我,从沧州去泊头就是坐的马车了。

他记忆准确,思路清晰,谈吐流畅,没有一次停顿下来思考、追忆。尽管如此,毕竟95岁了,而且刚刚住过医院,虽然当时还不知道老人患的是胰腺癌,但我也不能没完没了地聊下去。我说:“今天想请教您的是这些。”老人却继续说:“从泊头的正定,那就是步行了。走的那条路始终不知道叫什么路,只记得走到半路时,有人向南一指,说那是衡水,向北一指,说那是饶阳。我停下脚步,远远地看着饶阳。心想,那是我的家乡啊。”我一再想要结束谈话,老人却一直在说,说到正定以后进了华北联合大学,说培训的内容就是接管北平,说因为北平解放提前,他们一个月之后就移住高碑店……我发现老人非常愿意和我聊天,如果知道那是他生命的最后时光,我一定陪他聊下去。

老人的天赋再加上多年舞台艺术的实践,口齿极其清楚,每一个字都能清晰地送入你的耳朵,但是老人的最后一句话,却如喃喃自语一般,我只勉强听出三个字:“那恐怕……”然后是一声叹息。

这位中共地下党员出身的人民艺术家,见过刀光剑影,经过艰难曲折。他自己要求放弃手术和化疗,不惧死亡;党和人民给了他最充分的肯定,人生无憾。然而面对我邀请他再回家乡看看,却一声叹息。现在知道,那叹息是对家乡的留恋。

去年我去泊头市参观“华北局城工部旧址”,当年城工部做的一项重要工作,就是把地下党员和进步人士转送到解放区,我从中看到了蓝天野的名字。今年1月12日,我拨通了蓝老头的电话,没有人接听。我想到了曾任北京人艺院长的张和平,请他转告蓝老有件事想要请教。很快,就得到了蓝老的回信,并约好第二天通电话。第二天下午三点,手机里传出那个极富磁性和